

乐活人生

## 二手书中有惊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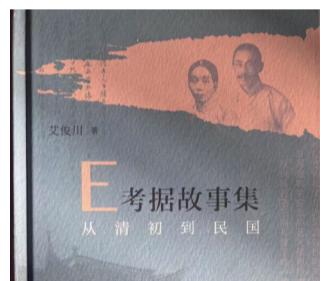


山寺郎

这本《E考据故事集》，名列南周评选的2023十大好书之列。我从孔夫子网寻找此书，意外发现这本手写批注的书，迅即买下。研读下来，知此人确是方家。

所谓E考据，是个新概念，即通过数据库、互联网搜索，让研究者跳过专业壁垒，直接搜寻到史料证据，这也打通了普通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。这些铅笔写下的文字，进一步充实了E考据的内容。

读仅此一本的书，如获番外的彩蛋，有意外惊喜。



陈寅恪《论再生缘》补证

余且七月而得者表自重康康子之南，游近北，凡北之土，  
立羊，重见九阳，而往罗浮，游自多。 陈寅恪  
留宿任教加南服，若以惟腊酒江边，  
种居点，复行临，游之，游之，游之，游之，  
而口东被，而自笑，表来，事业未荒唐。  
《陈寅恪》是陈寅恪先生晚年转向明清文学研究后的  
名作，“著书唯剩稿红愁”，这篇长文细致考证《再生缘》作  
者陈寅恪的生平和创作过程。分析这部诗词创作的艺术价  
值和历史价值，对作者和作品都给予高度评价。历史考证是《论再生  
缘》的基础，陈先生运用“以诗证史”等手法，让晦涩繁  
杂的考证过程变得趣味横生。对陈寅恪丈夫姓名和他早年  
的判断尤其引人入胜。（本文节选《论再生缘》，见《宋柳堂  
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）

## “淖”字怎么读？



Ruby

在小区团购群接龙了一箱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玉米。小玉米又嫩又糯，口感非常好。蒸一根玉米，配杯牛奶，加个鸡蛋，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。

我随口和老公说：“我还要回购巴彦淖尔的小玉米。”老公反问我：“巴彦什么尔？”我答：“巴彦 zhuō 尔。”老公哈哈大笑。“难道不读 zhuō ？”

赶紧百度。原来“淖”是个多音字。有 nà o, chuò, zhuō 三种读法。zhuō 竟也是其中的一种读法（看来我的读半边的土方法还管用，这里省略一长串哈哈哈）。

不过，在“巴彦淖尔”这个地名中，“淖”应读成 nà o。“巴彦”为“富饶”之意，“淖尔”为“湖泊”之意。没想到，买了一款美食，还长了点知识。此可谓：吃到老，学到老。



小狮子巴图鲁

一近年关，花灯亮起，秦淮河边的老门东就热闹得不行，赏灯的游客络绎不绝。旁边巷子的拐角处站着几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每人手里都捧着几束一闪一闪的小“花束”，还有位男生手上捧了个闪闪发光的有机玻璃盒子，有点不好意思地问过往的行人：“要不要买个冻梨、糖葫芦？”

我凑近一看，盒子里确实是冻梨，只是加了个闪闪发光的包装盒，让原本黑乎乎、土里土气的冻梨多了几分浪漫情调。而女生手中的小“花束”，其实是山

## 卖冻梨的大学生



楂、草莓、提子、小苹果等水果做成的冰糖葫芦。他们说，这些糖葫芦、冻梨都是他们自己做的，保证卫生安全，包装呢也是自己设

计制作的。我给孩子买了支糖葫芦，也算是支持下这些既能 get 到当下流量热点、又有动手能力和执行力的年轻人。



画

早就听闻现在流行一种“抱树疗法”。原理是，每棵树都有能量，拥抱它就能与它产生生命的连接，相当于情绪上的一种充电。

现代社会，节奏加快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难以排解的压力。找到适合自己的充电桩，让情绪得以适时舒缓，在这个年代显得尤为重要。

我的充电桩是音乐、美食、书法和散步。

刚过去的那个周末，午后，我去家附近的广场散

## 抱树疗法

步，发现了一个“新大陆”——一棵棵树都穿上了五颜六色的花衣裳。

是手工编织的绒线衣，每件都不一样，有带手套的，有带流苏的，有缠绕形的……因为有了衣裳的装饰，平日司空见惯的树



就显得别具一格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
有一棵树上挂了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Hug Me! 抱抱这棵树。”

我立即想到了“抱树疗法”。生活中，倒没遇见抱树的人，想来广场上人来人往，突然跑去抱棵树也是需要勇气的。

不过，面对一棵穿了衣裳的树，似乎有了拥抱它的合理理由。

于是，我张开双臂，大大方方地去拥抱了那棵挂着牌子的树。闭上眼睛，把脑袋贴在树干上，什么也不想，与它无声地交流一分钟，感觉身体里好似真的涌出了一种奇妙的力量。



陆伟家

接到哥哥电话，告知我钱家叔叔突然仙逝，享年85岁。得知这个噩耗，我急忙从外地赶回。上午，参加了追思活动；下午，在老宅屋后转悠了一圈。

儿时，我在家里排行最小，没上过幼儿园，有大把的精力去消耗，下河游泳、

## 钱家叔叔

捉迷藏、割草养兔子，满村里玩。有一年冬天，我穿着厚棉袄，跟兰萍姐在村里最大的水塘边玩。玩着玩着忘了情，我“跑”到水中央，想着仰望星空，却不知道河面上只有一层薄冰……在兰萍姐的呼叫声中，钱家叔叔飞奔跃入水中，将我从冰水中救起。

钱家叔叔担任过生产队长，家住在村中心，他一嗓子能把全村人喊起来——“干活了！”后来，村

里一块土地被镇上改建成菜市场，他就在菜市场维持秩序，大家亲切地喊他“老钱”。他对村里每一户都很好，哪家有事，他肯定出谋划策、忙前忙后。结婚时，我们夫妇恭恭敬敬地向恩人敬酒……

勤勉、朴实、豪爽的他，一直刻在我的脑中。

记忆深处



## 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 jhwbpqy@163.com 或扫二维码（左图）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生活百味

## 花盲养花



刘井明

最近的老张忽然雅起来了，每天读书看报，吃饭得听着名曲，还网购了红梅花。从前一说养花，他就一票否决。从红梅进家，两个没养过花的花盲，每天在关注着红梅的动静。因为花是放我屋里的，今早，我发现花较之昨日又有变化了。枝干上“疙疙瘩瘩”更多了，有些地方泛着点点青色，要萌新的芽？

我喊老张来看，老张的笑容格外灿烂——这么灿烂的笑容都没给过我，给了一朵可能会开的花——我指指截截：“看这，看这。”老张说：“你手别动它，别动它。”仿佛我一碰就碰毁了似的。但是老张自己情不自禁用手碰了一下，枝条也抖动了一下。随后，老张又来了句：“哪怕能开一朵花，我都满足了。”

越来越发现老张的感性。

## 喜笺



丁维香

老公喜欢过年时在门上贴喜笺，连电梯门口都贴了。按规矩，喜笺应该贴挂在门楣上，但那样开关门不方便，所以就直接贴在门上了。我说，现在已经不时兴贴喜笺了，显得老土。老公说，哪里土了，过年贴喜笺，红红火火多喜庆！



记得小时候，过年除了贴春联和年画，喜笺也是少不了的，舍不得花钱买，就自己动手刻。刻好的一叠喜笺，一张一张仔细撕分开，留下自家用的，其余的分送给左右邻居，或者拿到集市上摆摊卖钱。

不仅是在大小门上贴，窗、灶头、猪羊圈和箩筐等许多物件上都贴，有避祟驱邪、纳福求祥的美好意愿。

过年了，千家万户的门上，迎风飘动的喜笺和春联、门神画交相辉映，红彤彤的一片。浓浓的年味，喜气洋洋！